

張子全書

十二十三
語錄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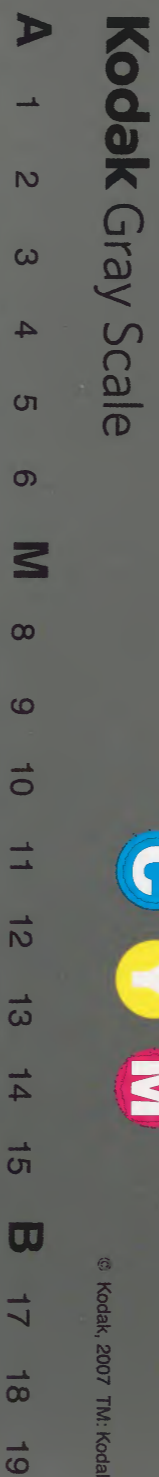
			五	漢
		一	二	書
		八	四	門
		〇	七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元	五		漢
函	二		書
	四		
八	七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47	
冊數	13 (12)		
函號	298	135	

周張全書十二

高古堂



張子全書卷之十二

語錄抄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上智下愚不移克其德性則為上智安於見聞則為下愚不移者安於所執而不移也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云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不以苟知為己必以了悟為聞因有是說明賢思之

舜好問仲尼每事問德同矣學亦同否

仲尼自志學至老德進何晚竊意仲尼自志學固已明道其立固已成性就上益進蓋由天之不已為天

已定而所以爲天不窮如有成性則止則舜何必孜孜仲尼何必不知老之將至且歎其衰不復夢見周公由此觀之學之進德可知矣
聖之時當其可之謂時取時中也可以行可以止此出處之時也至於言語動作皆有時也
舜三十而徵庸是有聞於一朝也成聖之速自古無如舜也舜爲仁之大端也
學者至于與孟子之心同然後能盡其義而不疑
賢人爲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不受命然爲聖爲賢乃吾性分當勉耳

賢者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者亦有甚不幸者是亦有命也卽智之於賢者不獲知也
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也凡言道皆能盡天地但不得其理至如可欲皆可以至聖神但不嘗得聖神滋味天地之道以術知者却是妄
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爲怪且難之甚者至于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於不可知者少行之已爲多矣但不出戶庭親行之可也毋強其人爲之已德性克實人自化矣正己而物正也

人之出處則出而足以利天下亦可出為免死之仕亦可出

今人遇憂盜賊禍難妄動避之多自致傷者又禍未必然然而自禍者此惡溺而投河之類也

訂頑之作只為學者而言是所以訂頑天地更分甚父母用欲學者心於天道若語道則不須如是言人言不信怪須是於實事上不信又曉其理方是了當苟不然方才叔之以不測又畢竟信也

質疑非遁辭之比也遁辭者無情只是他自信元無所執守見人說有已即說無反入於太高見人說無

已則說有反入於至下或太高或太下只在外面忝元不會入中道此釋老之類故遁辭者本無情自信如此而已若質疑者則有情實遂其罪也

知之為用甚大若知則以下來都了只為知包着心性識知者一如心性之關轄然也今學者正惟知心性識不知如何安可言知及仁守只是心到處便謂之知守者守其所知知有所極而人知則有限故所謂知及只言心到處

某比來所得義理儘彌久而不能變必是屢中於其間只是昔日所難今日所易昔日見得心煩今日見

得心約到近上更約必是精處尤更約也
孔子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此聖人取善顏子亦在此
術中然猶着心以取益比聖人差別聖人則所見是
益

作者七人伏羲也神農也黃帝也堯也舜也禹也湯
也所謂作者上世未有作而作之者也伏羲始服牛
乘馬者也神農始教民稼穡者也黃帝始正名百物
者也堯始推位舜始封禪者也堯以德禹以功故別
數之湯始革命者也若謂武王為作則武王已述
湯事也若以伊尹為作則當數周公恐不肯以人臣

謂之作若孔子自數為作則自古以來實未有如孔
子者然孔子已言述而不作也

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人之所謂人
學者學所以為人

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
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義理有礙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
奮足下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正惟求來一作自粹美得

之最近

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釋氏便不窮理皆以為見病所致莊生儘能明理及至窮極亦以為夢故稱孔子與顏淵語曰吾與爾皆夢也蓋不如易之窮理也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學須以三年為期孔子日期月可也三年有成大凡事如此亦是一時節期月是一歲之事舉偏也至三年事大綱慣熟學者又須以自朝及晝至夜為三節積累功夫更有勤學則於時又以為限

人與動植之類已是大分不齊於其類中又極有不齊某嘗謂天下之物無兩箇有相似者雖一件物亦有陰陽左右譬之人一身中兩手為相似然而有左右一手之中五指而復有長短直至於毛髮之類亦無有一相似至如同父母之兄弟不惟其心之不相似以至聲音形狀亦莫有同者以此見真無一者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如此不至者猶難罪性語氣可也同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氣與遇性與命切近矣猶未易言也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

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言美輕重不同程語作

鄉原徇欲而畏入其心乃穿窬之心也苟徇欲而不畏入方明盜耳遁辭乃鄉原之辭也無執守故其辭安

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達及所性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會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

世學不明千五百年大丞相言之於書吾輩治之於已聖人之言庶可期乎顧所學謀之太迫則心勞而

不虛質之太煩則泥文而滋弊此僕所以未置懷於學者也

詖淫邪遁之辭古語孰近詖辭苟難近於並耕為我淫辭放侈近於兼愛齊物邪辭離正近於隘與不恭遁辭無守近於揣摩說難四者可以盡天下之狂

孟子之言性情皆一也亦觀其文勢如何情未必為惡哀樂喜怒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不中節則為惡釋氏之說所以陷者以其待天下萬物之性為一猶告子生之謂性今之言性者汗漫無所執守所以臨

事不精學者先須正本

陰陽者天之氣也亦可謂道剛柔緩速人之氣也亦可謂性生

成覆憐天之道也亦可謂理仁義禮智人之道也亦可謂性損

益盈虛天之理也亦可謂道壽夭貧賤人之理也亦可謂命天

授於人則為命亦可謂性人受於天則為性亦可謂命形得之

備不必盡然氣得之偏不必盡然道得之同理得之異亦可此

非學造至約不能區別故互相發明貴不碌碌也

大率玩心未發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

自茲愈遠

子夏未盡反身處可更求之題不動告子所止到已

言所不及處孟子所止到已所難名處然則告子所

見所言與孟子所守所見可知矣上同不知命則大無

信故命立而後心誠題盡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寔

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寔

也

虛者仁之原忠恕者與仁俱生禮義者仁之用

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曰思誠

虛心然後能盡心

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

虛心則無外以為累

張子全書 卷之十一

人生固有天道人事當行不行則無誠不誠則無物故須行實事惟聖人踐形為實之至得人之形可離非道也

與天同原謂之虛須得事實故謂之實此叩其兩端而竭焉更無去處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為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者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壞惟大虛無動搖故為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字釋

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猶對動虛則至一

氣之蒼蒼蒼目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當以心求天之虛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可知也以其虛也

天地以虛為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

中宮土寄王之說於理非也大率五行之氣分主四時土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施錯見金木水火皆分主四時獨不見土之所主是以有寄主之說然於中來在季夏之末者且以易言之八卦之作

坤在西南西南致養之地在離兌之間離兌即金火也是以在季夏之末

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

禮文參校是非去取不待已自了當蓋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

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即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

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參

校

知之於賢者知人之謂知賢者當能知人有於此而

不受知於賢者知不施於賢者也晏嬰之賢亦不知

仲尼於仲尼猶吹毛直欲陷害孔子如歸女樂事

時中之義甚大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何以有亨以

九二之亨行蒙者之時中此所以蒙得亨也蒙無遽

亨之理以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蒙卦之義主之

者全在九二象之所論皆一之義教者但只看蒙者

時之所及則導之是以亨行時中也此時也正所謂

如時雨化之若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教者之過

也當時而引之使不失其正此教者之功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是養其蒙以正聖人之功也

孟子言水之有本無本者以况學者有所止也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此是有本也思天下之善無不自此始然後定止於此發源立本樂正子有本者也日月而至焉是亦有本者也聲聞過情是無本而有聲聞者也向後偽迹俱辨則都無也

某比年所思慮事漸不可易動歲年間只得變得些文字亦未可謂辭有巧拙其實是有過若是達者其言自然別寬而約沒病痛者不是到了是不知知一

物則說得仔細必實聖人之道以言者尚其辭辭不
容易只為到其間知得詳然後言得不錯譬之到長
安極有知長安仔細者然某近來思慮義理天率億
度屢中可用既是億度屢中可用則以大受某唱此
絕學亦輒欲成一次第但患學者寡少故貪於學者
今之學者大率為應舉壞之入仕則事官業無暇及
此由此觀之則呂范過人遠矣呂與叔資美但向學
差緩惜乎求思也褊求思雖似褊隘然褊不害於明
褊是氣也明者所學也明何以謂之學明者言所見
也大凡寬褊者是所稟之氣也氣者自萬物散殊時

各有所得之氣習者自胎胞中以至於嬰孩時皆是習也及其長而有所立自所學者方謂之學性則分明在外故曰氣其一物爾氣者在性習之間性猶有氣之惡者爲病氣又有習以害之此所以要鞭辟至於齊強學以勝其氣習其間則更有緩急精麤則是人之性雖同氣則有異天下無兩物一般是以不同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則寬褊昏明名不得是性莫不同也至于習之異斯遠矣雖則氣之稟褊者未至於成性時則暫或有暴發然而所學則却是正當其如此其一則漸寬容苟志于學則可以勝其

氣與習此所以褊不害於明也須知自誠明與明誠者有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於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至行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於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以推達於天性也某自是以仲尼爲學而知者某今亦竊希於明誠所以勉勉安於不退孔子稱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苟惟未止則可以竊冀一誠就自明誠者須是要窮理窮卽是學也所觀所求皆學也長而學固所謂之學其幼時豈可不謂之學直自在胞胎保母之教已雖不知謂之學然人作之而已變以化於其教則豈不

謂之學學與教皆學也惟其受教卽是學也只是長
而學庸有不待教習便謂之學只習有善惡只一作某
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
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卽上去上
去卽是理明矣又何求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
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所謂長而學謂
之學者謂有所立自能知向學如孔子十五而志於
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十五以前庸有不志於
學時一本云如孔子五十而學是學也如謂若失今
學者所欲富貴聲譽博聞繼承是志也某只爲少小

時不學至今日勉強有太甚則反害欲速不達亦須
待歲月至始得

湯征未至而怨者非史氏之溢辭是實怨今郡縣素
困弊政亦望一良吏莫非至誠平居亦不至甚有事
當其時則願望其上之來是其心若解倒懸也天下
之望湯是實如父母願耕願出莫非實如此至朋來
而樂方講道義進是實可樂也

武成取二三策言有取則是有不取也孟子真知武
王故不信漂杵之說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

顏子知當至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顏子方止求而未得故未見其止也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故大中謂之皇極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求至顏子之分必是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徹聖人學者須是學顏子發意便要至聖人猶不得况便自謂不能雅意則然非宜見於議論

性美而不好學者無之好學而性不美者有之蓋向善急便是性美也性不美則學得亦轉了故孔子要
好仁而惡不仁者只好仁則忽小者只惡不仁則免過而已故好惡兩端並進好仁則難遽見功惡不仁則有近效日見功若顏子是好仁而惡不仁者也云未見者或此道在顏子後言見善如不及此好仁者也見不善如探湯此惡不仁者也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同此義

盡得天下之物方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

方可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
惟難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却要強恕而行求不爲近
禮自外作故又與孟子義內之說如相違孟子方辨
道故言自得深造作記者必不知內且據掠淺知
知之於賢者彼此均賢也我不知彼是我所患彼不
知我是命也均聖人也舜禹受命受祿舜禹亦無患
焉

顏子樂正子皆到可欲之地但一人向學緊一人向
學慢

言盡物者據其大總也今言盡物者未說到窮理但

恐以聞見爲心則不足以盡心人本無心因物爲心
若只以聞見爲心但恐小却心今盈天地之間者皆
物也如只據己之聞見所接幾何安能盡天下之物
所以欲其盡心也窮理則細微甚有分別至如作樂
其始亦但知其大總更去其間比較方盡其細理若
便謂推類以窮理爲盡物則是亦但據聞見上推類
却見聞見安能盡物今所言盡物蓋欲其盡心耳
坎惟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
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卽下
無復凝滯險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

以心通

人所以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
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
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為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已者
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
意思齷齪無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為於
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况吾於義理已明何
為不為

始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
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如李德裕處置闕官徒知其帖

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志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絳已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數
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
也常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墮四益也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
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
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安也教人至難
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
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又投餘地無全牛矣
人之才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

曰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誠哉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張子全書卷之十二終

張子全書卷之十三

文集抄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答范巽之書第一

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說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喻亦不待語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為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為疑撓智為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

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異之
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
不為而強施之於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
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
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已之子
設使四海之內皆為已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
漢之少恩必不為五伯之假名異之為朝廷言人不
足於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
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
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

慶州大順城記第二

慶曆二年某月日經畧元帥范公仲淹鎮役總若干
建城於柔遠寨東北四十里故大順川越某月日城
成汴人張載謹次其事為之文以記其功詞曰兵久
不用文張武縱天警我宋羌蠢而動恃地之疆謂兵
之衆傲侮中原如撫而弄天子曰嘻是不可捨養姦
縱殘何以令下講謨于朝講士于野鋹刑斧誅選付
能者皇皇范侯開府于慶北方之師坐立以聽公曰
彼羌地武兵勁我士未練宜勿與競當避其疆徐以
計勝吾視塞口有田其中賊騎未迹卯橫午縱余欲

連壁以禦其衝保兵儲糧以俟其窮將吏掾曹軍師卒走交口同辭樂贊公命月良日吉將奮其旅出卒于營出器于府出幣于帑出糧于庾公曰戒哉無敗我舉汝礪汝戈汝釜汝斧汝干汝誅汝勤汝與既戒既言遂及城所索木箕土編繩奮杵胡虜之來百千其至自朝及辰衆積我倍公曰無譁是亦何害彼姦我乘及我未備勢雖不敵吾有以恃爰募彊弩其衆累百依城而陣以堅以格戒曰謹之無鬪以力去則勿追往終我役賊之逼城傷歿無數謨不我加因潰而去公曰可矣我功汝全無怠無遠城之惟堅勞不

累日池啤以完深矣如泉高焉如山百萬雄師莫可以前公曰濟矣吾議其旋擇士以守擇民而遷書勞賞才以飭以筵圖到而止薦聞于天天子曰嗟我嘉汝賢錫號大順因名其川于金于湯保之萬年

女戒第三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柔順是曰天明天之顯道是其帝命命女嘉爾婉婉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呂氏克施克勤能行孝爾順惟何無違天子夫天子無然無然臯臯與言也無然訛訛訛訛難彼是而違爾焉作非則非彼舊而革爾焉作儀改舊乃汝惟非惟儀女生則戒在毛詩斯于篇

王姬肅雍酒食是議周王之女亦然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

爾佩巾墨子誨言銅爾提匱謹爾賓薦玉爾奩賓客祭禮

具素爾藻絢藻絢粧飾不可太華枕爾文竹席爾吳莞念爾書

訓因枕文思爾退安安爾居之席彼實有室男當有室爾勿從

室不得從而遂爾提提提提安也爾生引逸引長也逸樂也

賀蔡密學第四

茲審顯被眷圖擢陞要近寵輝之渙雖儒者至榮付

任所期蓋朝廷有待藹傳中外孰不欣愉竊以篤實

輝光日新而不可掩者德之修禍福吉凶人力所不

能移者命之正今天下謀明守固功累治勤浮議不

能拒強力不能破未有若明公之盛也上知之民信

之所不知獨未施於廟堂之上耳頃慶卒內嚮惶駭

全陝府郡晝閉莫知所為士民失措室家相弔繼聞

為渭師所敗潰遁而東其氣沮摧十亾八九雖非盛

舉然應機敏捷使太患遽銷明識之士知有望焉今

戒毒日深而邊兵日弛後患可懼而國力既殫將臣

之重豈特司命士卒惟是三秦生齒存亾舒慘之本

莫不繫之旌旆在秦正猶長城巨防利兵堅甲幸少

選未召乃西陲不貲之福載投迹山荒所有特一家

之衆擔石之儲方且仰依兵庇有恃而生誠願明公

置懷安危推夙昔自信之心日并不息以擴患保民
為已任蓋知浮議強力不足以勝人心奪天命則合
識之徒不勝至幸引跂門仞無任歡欣祈俟之極

策問第五

問三代道失而民散民散浸淫而盜不勝誅矣魯之
衰也季康子患盜孔子謂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夫制產厚生昭節儉賤貨財使人安其分宜若可為
也今欲使舉世之民厚賞焉不竊如夫子之言其亦
有道乎

問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

恩遇之不窮也為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
任長廉遠利以嗣述世風而近世公卿子孫方且下
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為不得已為貧之仕誠何心
哉蓋孤秦以戰力竊攘滅學法壞田制使儒者風義
寢弊不傳而士流困窮有至糟糲不厭自非學至於
不動心之固不惑之明莫不降志辱身起皇皇而為
利矣求口實而朶其願為身謀而屈其道習久風變
固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為不能不知廢襲為
榮而反以虛名為善繼今欲舉三主教胄之法使英
才知勸而志行修阜四方養士之財使寒暖有歸而

張子全書 卷之十三
衣食足取克之計講擢之方近於古而適於今必有
中制衆君子彊學待問固將裨益盛明助朝廷政治
著一篇觀厥謀之得失

邊議第六

城中之民既得以依城自郊外百姓朝廷不豫爲慮
非潰亾失生則殺戮就死縱或免焉則其老幼孳畜
屋廬積聚莫不爲之驅除蕩焚於亾均矣欲爲之
計莫如選吏行邊爲講族間隣里之法問其所謀論
之休戚使之樂羣以相聚協力以相資聽其依山林
據險阻自爲免患之計官不拘制一從其宜則積聚

幼老得以先自爲謀而處之有素寇雖深入野無所
資而民免誅掠此爲計之當先者也 右清野

師爲虜致則喪陷之患多城不自完則應援之兵急
凡今近城邊邑尤當募善守之人計定兵力庶使
可必全不假外救足以技梧踰月應援之師不爲倉
皇牽制則守必力而師不勞此禦患之尤急者也然
所謂善守者要以省兵爲能假設一城之小千夫可
完不才者十倍之而未必固善守者加損之而尚可
全則守城乘障之人必也力與之計而省吾兵厚賞
其功而示之信 右固守

成而費財豈善戍之計欲不費必也計民以守不足
然後益之以兵如是則為守之力在民居多而用兵
無幾守既在民則今日守兵比城有餘皆得以移用
他所或乘間可戰以自解其圍矣竊計關內守餘之
兵無慮十萬四帥之城各餘萬人為備其多少之
也則舉中大數有移使之卒常不減六七萬人義勇
既練則六七萬人從而省去亦攻守為有餘矣兵省
費輕就使戎壘對峙用日雖多而吾計常足顧朝廷
未嘗資守於民以兵多為患耳种世衡守環州吏士
有罪射中則釋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縱之百姓

繫者以能射則必免租稅逋負以能射必寬當是時
環之內外莫不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用一卒而
守以此觀之省戍豈甚難之計哉右省戍
計民以守必先相視城池大小夫家眾寡為力難易
為地緩急周圍步尺莫不盡知然後括以保法萃以
什伯形以圖繪稽以文籍便其居處正其分位平時
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付
兵人各謹備老幼供餉婦女守室如是則民心素安
伎藝素講寇不能恐吏不能侵無倉卒之變無顛亂
之憂民力不足然後濟之以兵此三代法制雖萬世

可行不止利今日之民右因民

城池之實欲其牢不可破甲盾之實欲其堅不可攻
營陣之實欲其虜不可搖士卒之實欲其人致死力
講訓之實欲其伎無不精兵矢之實欲其中無不設
今衆物備具而事不可期蓋實未始講而講不致實
今朝廷未假塞外之功徒欲自固然尚且憂形廟堂
而民不安土則講實之說豈容一日而緩蓋億萬失
之利其致利也必自一失而積億萬人之能其盡能
也必自一人而求千里之防必由一鋪而致堅江河
之廣必由一勺而浸至今欲物均一作求其實而闊步

高視謂小事無有傷字一而忽之恐卒不見其成

也本朝之論雖必以大計為言至於講治之精亦不

可不思慮而至思可至而力不容緩則授補之方當

知未易輕議趨今之急急在治兵矢舉闔射种世衡

守環州吏士有罪能射則釋之胥徒請告能射則給

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置之百姓輕繫者能射則

縱之租稅逋負者能射則緩之當是時環之士民人

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煩一卒而守然則得一臣如

种世衡則朝廷不問其細而一城守矣宜推世衡之

術於四方右講實

張子全書卷之十三
擇帥之重非議者得言本朝以武臣典強藩輕戰心
患故選用文臣節制為計得矣然寇讎入境則舉數
萬之甲付一武人驅之於必戰之地前後取敗非
二而已然則副總管之任繫安危勝負之速甚於元
帥而大率以資任官秩次遷而得竊為朝廷危之右擇帥
帥得其人則守邊之守聽帥擇為宜帥不可知則守
之廢置一從內也不為過矣御大體極邊之郡攻守
兼固須精選異才方稱其任其次邊及腹心州軍利
於滋穀食教民戰為持久取勝之策為守必擇愛民
謹事精審之人愛民則雖亟使之而不匱精審謹事

則大小必舉事無不舉則雖深入不能乘間於腹心
民不匱則戰精而食足右擇守

養兵之費在天下十居七八今邊患作矣將謹防於
外修實於內為持久之計而不愛用吾財則患日增
而力日不足豈善為計議者哉今關內諸城誠能因
民固守以省戎教義勇知一作戰以省兵則每歲省
費不啻二百餘萬不踰數年粟實財豐而不可勝用
矣不如是恐財匱力殫虜乘吾敝將無從而制也右足
警敗者以中國取敗戎虜古今相繼而莫知所以
致敗之端此言敗一作之由一作既知此弊則免為

所敗故曰警敗其不以制勝為言者以戎虜用兵
知此利今吾亦得之適與之勢均法同故止可以免
為所敗而已制勝之法當他圖矣凡用兵於山必能
制人於原用兵於水原一作必能制人於川除高下逆
順之利餘利皆得以以字無繼此而言矣屋瓦將墜人
居其下則不安巖壁有罅人過其下則必走女子乘
城勇夫不敢出其前寇讎據勝地苟不計利而後進
苟一作則暗於戰而必敗也不疑問或獲全者非將
後一作妄之才智殊絕不侔則天耳大凡居高瞰下無可遁之
情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

付兵云云 右整敗

與蔡帥邊事畫一第七

近日傳聞諒祚身死已有朝旨令接引告哀人使過
界足見朝廷含谷之意務在息民隨物應機達於事
變雖元凶巨惡尚不欲乘其憂患別議討除使四夷
知中國為無仁義為計甚善然諒祚猖狂罪在不
赦邊陲釁隙已動于戈君臣之義既虧約束之令不
守今其嗣子始立遺介告哀事同初附理必精思若
不以下寧指揮提耳告諭的確事節當面叙陳將恐
羽翼既成却論舊怨志懷稍適輒踵前非謀之不臧

亂靡有定某今有人使到闕朝廷合降指揮畫一事
件伏望少賜裁擇具如後當面一

一乞降朝旨令館伴臣僚分明說與西界人使自種
諤等及沿邊得力使臣所以建議開納橫山人戶為
見汝主諒祚招納過沿邊逃亡罪人景珣之徒信其
狂謀公然任用僭擬官名制度及諸般妄動不臣之
狀一一指實事言與自來內外臣僚多議興兵問罪
朝廷不欲煩民致使沿邊忠臣義士不勝憤怒遂有
今日專輒之舉

一乞降朝旨說與西人言種諤等所以專擅修築緩

州安存崑名山等拔來人口為見汝主有從來招收
下本朝逃亡軍人百姓作樂官工匠及僭創作簇馬
御龍直名目諸般占使是致邊臣久一作憤

一乞降朝旨令說與西人令先縛送取景珣并其家
屬及前後諒祚所存洎逃奔軍人百姓盡還漢界朝
廷當與汝國別定兩界約束事件各當遵守

一乞降朝旨說與西人汝主諒祚違拒朝命不納詔
使前後逆節不一今來朝廷以汝主諒祚既死不欲
乘汝國凶喪饑旱便謀剪戮愛惜兩地百姓須仰汝
主將取知恩改過結罪文字進來朝廷更待觀汝主

誠意禮節如何別有指揮

一乞說與西界人使言為諒祚猖狂及今來汝主幼
小竊慮主張本國事體不定常萌僭逆今來欲將本
國歲賜分減一半與汝國近上主兵用事臣僚十數
人正令受朝廷官祿主持國事安存汝幼主不令妄
動及為朝廷保守封疆不擾百姓令本國君臣具利
害文字進來

一乞將上件五事揀擇中外有心智詞筆臣僚令作
詔書付夏國新主以觀其謀以奪其心以正其初使
知過惡在彼不敢妄動及宣示陝西一路及沿邊蕃

漢軍民令自今後更不得亂出一人一騎妄生事節
聽候夏國新主奏報如何別聽處分

涇原路經畧司論邊事狀第八

當司據今月二十一日西路先鋒巡檢王寧狀探報
候得西界已議遣人詣保安軍進奉及界首斬戮誘
殺楊知軍賊人納誓表請和觀西賊意度委實是為
國內饑凶厭苦兵革思欲却通舊好苟假安息故凡
百婉順一如朝旨有以見朝廷德澤之盛威畧之遠
上千天心下副人望其備職邊帥不勝慶幸然其竊
以安危之幾必通其變誓約之信在正其初今日諒

祚已亡其字方立遣使告哀納款詞禮恭順義同初
附事必正名若不得丁寧指揮提耳告諭的當事節
當面指陳乘其求也嬰之以誓書及其哀也啗之以
厚利將恐志懷稍適却踵前非羽翼既成輒修舊怨
某今有時幾所見條一如右

一訪聞傳西界有意縛送景珣并母妻却出一作漢
界交付此雖未知虛的然聞景珣於諒祚在日特見
信任以是西界內外臣僚莫不側目憎惡視如寇讎
今諒祚已死其國中主議之人却欲送還未足深怪
然慮西人既還景珣之後必邾有繫送鬼名山之請

竊恐朝廷未能決從轉滋嫌怨况景珣才識鄙下無
足觀取留之賊中決不能為邊陲大患伏乞朝廷示
之以優游間暇特賜詔書褒嘉夏國臣主奉詔官守
誓約之心及引用登極赦恩免景珣一家死刑更不
令送歸漢界置之度外聽其用捨以示朝廷涵濡之
廣赦令之信仍仰就問景珣更有無親屬兄弟尚在
中國悉令遣送與之以愧快其心示屏之遠方終身
不齒之義使四夷知朝廷天包海蓄之度無以窺測
且免日後有難從之請委得允當

一勘會陝西一路射入之饒商市之富自來亦賴戎

張千全書卷之十一
夷博易之便自興兵以來鹽幣虧損議者皆知由邊
市不通商旅不行所致從來西人只知本國利中原
物貨願欲稍通博買但苦朝廷未嘗許與故已各定
分不敢妄有求請治平元年中施昌言在本路
嘗因誘引過景珣公事斷絕私下博買西界點集壓
境欲謀犇衝令德順運通判劉忱靜邊塞監押党武
與之說話開示意度却許令民間暗行些小博易西
人樂聞此言即時唱喏遣罷兵衆此足見西界願欲
通行博買之意然不知此事若行尤繫朝廷大利今
來西人若再議通和竊恐主計臣僚爲見即日課利

頻虧遽陳此說不務艱難其事因以成功爲拓土息
兵豐財制虜之計伏望朝廷愛惜此事重惜之無爲
輕發必候擘畫得長久大計十分祥順西人比百聽
命然後與之商量

一竊見古渭州一帶生熟蕃戶據地數百里兵數十
萬土壤肥沃本漢唐名郡自來以頭項不一無所統
屬厭苦西賊侵陵樂聞內附但以朝廷避引惹未甚
開納今爲西賊貪噬歲被驅劫往往不戰就降甘爲
臣制然西賊所以不能舉兵跨有者良由道路差遠
恐延慶涇原之乘其虛也銳意攻侵而不能捨者貪

其富利其弱且欲漸有之通右臂以為秦蜀之患也
 今朝廷每欲修一城築一堡未嘗不點兵侵占以誅
 討順蕃熟戶為名只緣分未定而貪未息也朝廷誠
 能先使敏幹才辨之人誘得一方人心盡皆歸順擇
 一能臣賢將使之都護一隅開府塞外橫絕古渭西
 南一帶分疆塹山盡為漢界使人一面曉諭夏國應
 係今日以前順漢蕃戶不能妄有侵害則許令延慶
 涇原三路議定推場通市之法著於誓書垂為永久
 某以為平夏之人必將捨遠取未成之謀就近便樂
 趨之利欣然聽命而邊患消矣縱彼不能盡從所議

然秦鳳事宜兵備亦可十去六七至若經界之規畫
 行移之辭令則在巧者為之此不容悉也

經界司畫一第九

今據隣路關報及諸處城塞探到西界見有黃河裏
 外點集人馬深慮乘此秋熟妄行寇抄及蹂踐緣邊
 苗稼未見得本路州軍至時如何禦捍邀殺須當預
 行指揮審問逐處畫一合行事件如後
 一要見本州從將來果若西賊大段入寇本州除堅
 壁清野不失防守外更有如何畫策可以立功
 一要見本州從來准擬下是何將校緩急賊至令帶

領甚色額甲兵多少人數更令與其人同心共力會合出入不至落賊姦便

一要見本州如是賊衆深入有幾處可以伏截邀擊山川道路及除見戰城壁外更有幾處須索戰守要害地方

一要見本州自來有幾人官員將佐有心力膽量逐人宜合將領藩兵或弓箭手或馬軍步人及約量逐人才力可以將領得多少人數

一要見本州得力官員將校從來如何訓練得手下人馬武藝精強及各人手下的實揀練得多少來堪

戰人數有無籍記定姓名及逐人所長事藝

一要見本州官員將校一本有幾人二字或遇事宜出入各願在甚人名下及與其人從來孰分至時可與同謀共力相助立功

一要見本州據所有兵馬相度將校材力各人勝銷人數合作幾頭項使喚

一要見本州如是西賊入寇隣路或隣州至時有甚人可令將兵策應及銷多少人馬可以必然立功仍令各自供析斟量已力可將人數不得妄有張皇務令當司可以應副其間若係素有材量之人必是孽

畫布置便見方畧如何

一本州一州利害盡委自知州通判及主將官員通同商量揀擇聚議所長預先準擬下逐節合行應敵

事件各擇有心力官員一二人有本中更知州及各有心力官員三人

尋委恭詳可不密切實封供申不得看徇人情務要

公當不悞臨時邊事

一本州舉內如有素負膽勇才武有心計敢戰不係

正兵諸色人委本州勸誘招募令各自推擇首領預

先赴官投狀情願團結面分相得材勇之人令各自

團結隊遞相委保自備弓馬衣糧候西賊果是入寇

先經逐近官司驗呈過處領入數任便各取勝地邀

殺立功如委有顯效別無諸般情弊當議比附正兵

功勞倍加酬賞仍更量其功大小特與敷奏不須廣

求入數及夾帶微倖無用之人在內準備當司勾抽

試驗

一本州知州將校如有急速合行事件委是難以文

字陳述須索親到本司商量便仰權交割職事與以

次官員徑馬赴當司取稟

一本州不拘僧道舉人公人百姓弓箭手如有拽硬

及八九斗以上一本有射有膽氣可使之親二十字人並仰召

來試驗如委是上等事藝當議勾赴當司特與相度
安排或納與請受令各自團結取情願處使用
一本州諸軍下如有似此上項弓箭事藝並仰籍記
姓名供申當司準備緩急勾來試驗

雜詩第十

鞠歌行

鞠歌胡然兮邈余樂之不猶宵耿耿其尚寐兮日孜
孜焉繼予乎厥修并行惻兮王收曰曷賈不售兮阻
德音其幽幽述空文以繼志兮庶感通乎來古塞昔
爲之純美兮又申申其以告鼓弗躍兮麾弗前干五

百年寒戢寂焉謂大實爲兮則吾豈敢惟審也今乾乾

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見幾天地先開物象未形弭災憂患前
公且立無方不恤流言喧將聖見亂人天厭懲孤偏
竊攘豈予思瓜李安足論

送蘇修撰赴闕四首

秦弊于今未息肩高蕭從此法相沿生無定業田疆
壤赤子存亾任自然
道大寧容小不向頑愚何敢與機通并疆師律二王
事請議成功器業中

闔闢天機未始休，衿衣牴足兩何求。
魏魏只為蒼生事，彼美何嘗與九州。

出與歸同禹，與顏未分黃閣與青山。
事機爽忽秋毫上，聊驗天心語默間。

別館中諸公

九天宮殿鬱嵒碧，左參差逼絳霄。
藜藿野心雖萬里，不無忠戀向清朝。

聖心

聖心難用淺心求，聖學須專禮法修。
千五百年無孔子，盡因通變老優游。

老大

老大心思久退消，箇中終日面岩堯。
六年無限詩書樂，一種難忘是本朝。

有喪

有喪不免道中非，少為親嫌老為衰。
舉世只知隆考妣，切思不見我心悲。

土牀

土牀煙足紉衾暖，瓦釜泉乾豆粥新。
萬事不思溫飽外，漫然清世一閑人。

芭蕉

張子全書卷之十三
廿九
芭蕉心盡展新枝
新卷新心暗已隨
願學新心養新
德旋隨新葉起新知

貝母

貝母階前蔓百尋
雙桐盤遶葉森森
剛強顧我蹉跎
甚時欲低柔警寸心

題解詩後

置心平易始通詩
逆志從容自解頤
文害可嗟高叟
固十年聊用勉經師

詩上堯夫先生蕪寄伯淳正叔

先生高臥洛城中
洛邑簪纓幸所同
顧我七年清渭

上並遊無宿又春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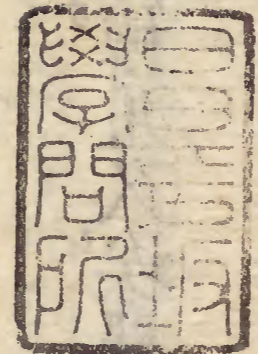
病肺支離恰十春
病深樽俎久埃塵
人憐舊病新年
減不道新添別病深

張子全書卷之十三 終

三十一

三十一

淡竹園
...



文政癸未

